

撰文/编辑: 阿帅 摄影: LEON WONG

...

TALK TO ZHANG DALL,
RESPONSIBILITY OF ART

张达力
艺术的责任

M A S T E R
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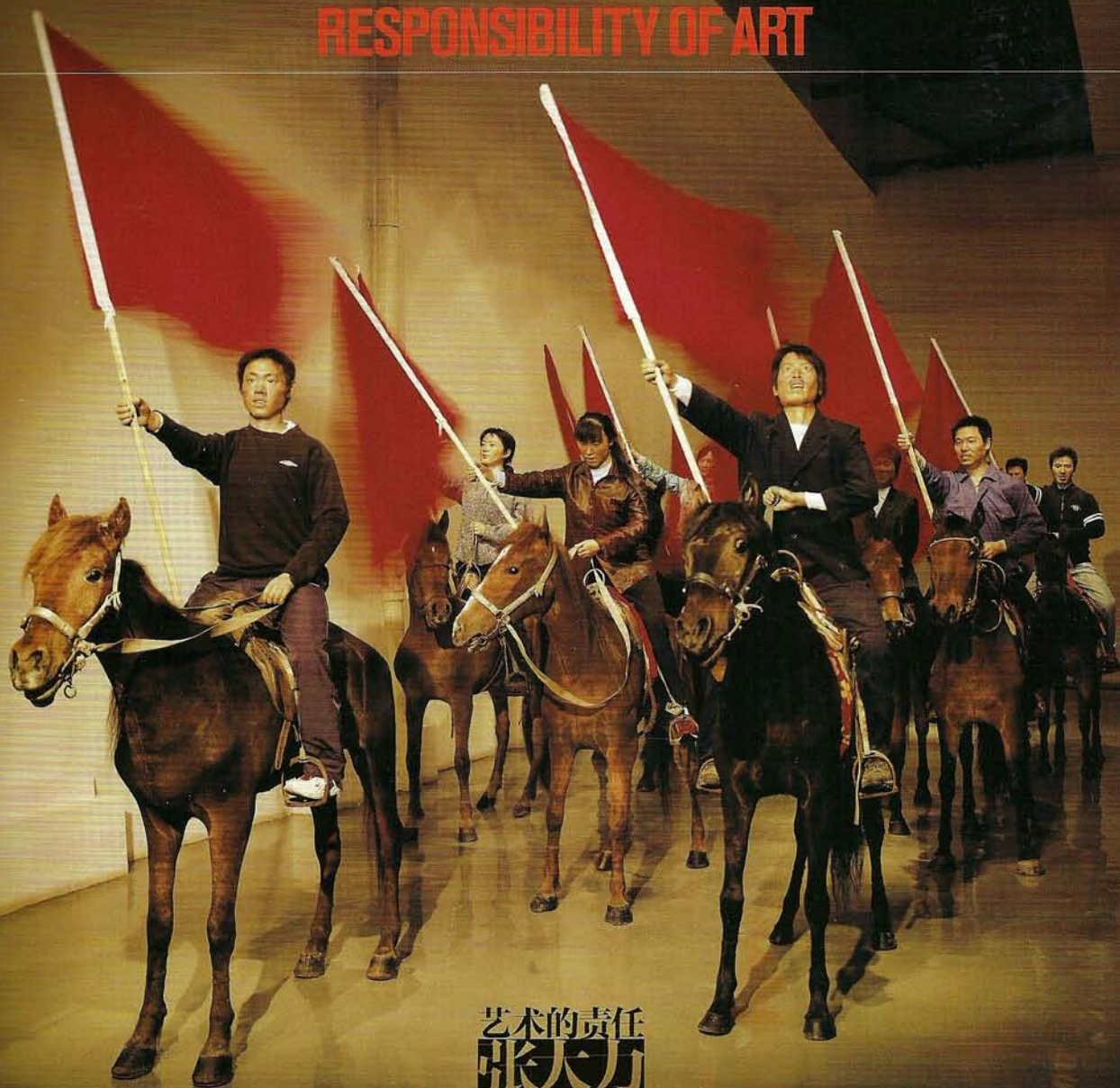
艺术的责任
张大刀

TALK TO ZHANG DALI,
RESPONSIBILITY OF ART

...

撰文/编辑：阎帅 摄影：LEON WONG





艺术的责任
张大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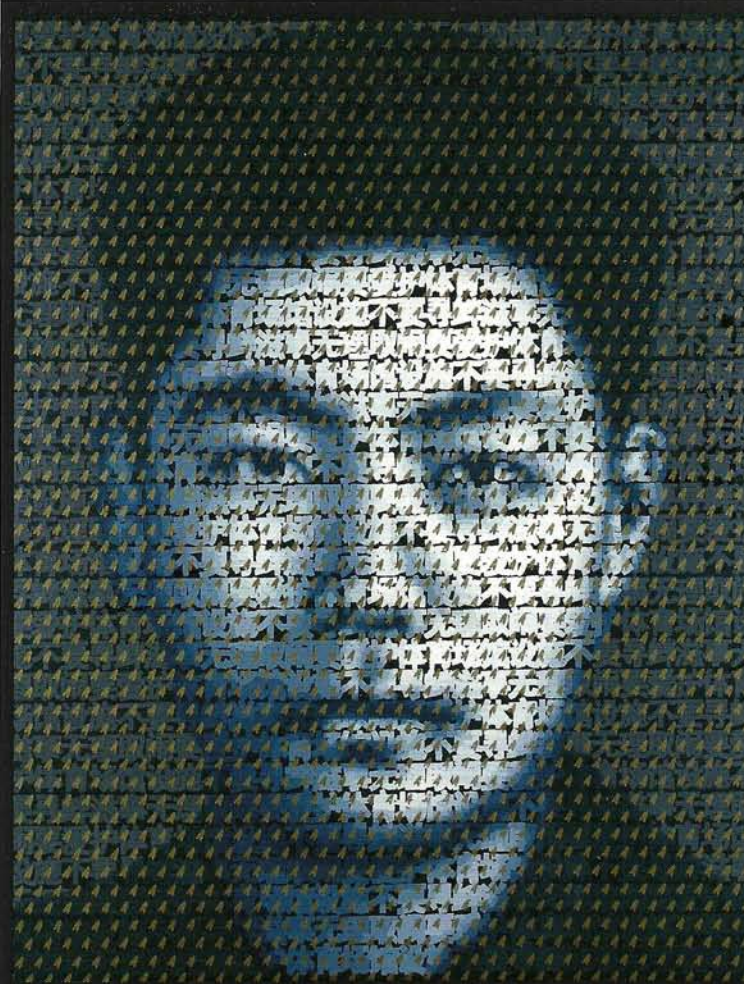
《风马旗》

九十年代在北京生活过的人，很多人都会有印象：在即将被拆的残破围墙或桥墩或是任何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一个显眼的涂鸦图案，那是一个线条空洞的人脸，在脸的下方会有一个“AK-47”的标志。那可能是北京最早的涂鸦，它并不是恶作剧，那个看似简单的涂鸦，要表达的意思很多人并不一定知道。今天那个涂鸦早已被这个城市新的混凝土所覆盖，但那个简单的标志对于曾经逝去时代的影响意义深远……它的创造者张大力，今天已经是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第二历史”的展览，及他众多批判性的作品表现的“极端现实主义”，引来了各种各样的舆论和探讨，而他只是在用他的作品来表现某种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这是艺术家的责任。他要用这种责任来唤醒在如今这个近乎病态社会下麻木的人们可能

已经停止思考的大脑。他是艺术家，是社会科学家，更是一名理智而富有民族精神的知识分子。

◎《生活速递》：活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对您触动最大的是什么？

▲张大力：我觉得中国是一个特别奇妙的社会，经过30年发展，它很多中心的地方已经和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城市建筑差距不大了，但有许多人还像生活在原始社会一样，他们的信息、经济、生活方式完全和城市是脱节的。像黑桥村这个地方就是，驱车半小时就能到国贸，但是很多人还在生火烧水，住在窝棚里，有些人还在像贫民窟的人一样生活着，所以我觉得当下中国是一个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代社会并存的社



会，他们之间看似没有太大的冲突，其实根本上是有冲突的，贫富差距太大。而造成这些冲突的并不是那些穷人和富人本身，而是制度的问题，如果制度没有改变，这些问题会一直存在并激化。原来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可以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了，让所有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这样整个国家也才能够更强大。

◎《生活速递》：这些方面是否影响到了您的艺术创作方向？

▲张大力：这是肯定的，我的创作方向主要就是关心这个社会的现实，我有不同的艺术方式比如绘画、雕塑或装置等，这些不同的形式背后都是在表现身边的事情——我眼睛能看到的或身体能感受到的。

◎《生活速递》：您的作品似乎隐含着很强的批判性？“极端现实主义”的概念是什么？

▲张大力：可以说是“极端现实主义”这么一个方向，这个概念是我提出来的，我觉得中国确实是一个极端的社会，它的两头相差很远。在这种极端现实里，我无法用温和的方式来表现想法，我只能用一种特别强调的，与这个极端社会同步的方法来呈现。我想让看到我的艺术的人不只是在走马观花地欣赏，而是感到心里很疼或不舒服，会思考这个艺术家为什么要这样做，至少是和我有同感，这样就够了。艺术有很多种，有些人可能喜欢空想，有些人在表现自己内心的纠结，我的艺术主要就是表现我切身感受和现实存在的。我不反对别人，但是我觉得中国必须有一批艺术家是要表现当下现实的，艺术家要有这个责任，必须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样的，这很重要，绝对不

能模糊这个界限。

◎《生活速递》：“现实”是您对艺术的定义吗？

▲张大力：我的要求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按我的要求去做。我觉得艺术家第一应该是知识分子，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当你没有思考的时候，肯定无法表现出内心真正的东西，你的技术再好，也不过就是一个画匠，不能算一个有思想的艺术家的，对当下的社会不会产生作用。

◎《生活速递》：很多艺术家说北京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纯粹，和原来的北京相去甚远，城市的变革影响着文化的转变。您八十年代就开始在这里生活，这个城市的变化是否使您的艺术轨迹发生了改变？

▲张大力：肯定会有，我的创作差不多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在八五思潮之前，确切地说就是1992年之前，那时候艺术家创作的形态都差不多，表现的一些哲学思想都是很虚浮的，但那时候中国刚刚开放，年轻人受到萨特、尼采之类的影响，自然会表达那样的东西，但是随着时间流逝那些人的思想也慢慢开始成熟。从1992年之后，我的艺术创作开始截然相反，我觉得艺术必须要表现生活的细节和周围的现状，这也是一个艺术家的使命和责任。

◎《生活速递》：您对当代艺术是怎么理解的？

▲张大力：当代艺术也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是一种新的思想，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它也慢慢变成了一种本土化的、中国人承认的艺术形式。但是要变成中国人喜欢的艺术形式，那必须要和周围的生活有联系，才能成为实实在在中国式的现代艺术。

艺术的责任 张大力



“红色记忆”2003年9月798展览现场



《肉皮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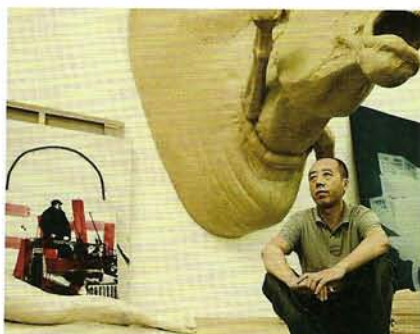


《AK-47》涂鸦凿刻

RESPONSIBILITY OF ART

◎《生活速递》：那当代艺术在国内发展的怎么样？有普及的趋势吗？

▲张大力：2000年之前北京我知道的只有3家画廊，而今天北京可以有400家画廊，除了798之外还有很多很多，这就说明了当代艺术已经进入中国了。798虽然已经商业化了，但是起码可以起到一个普及和教育的作用，比如中学生、年轻人已经开始慢慢接受，他们能去看、去玩，就算是一个好的现象。至于普及，那还差得很远，有些人现在也许会对当代艺术存有不解或疑惑，但这还是制度的问题。就像北京将近有3000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城市才有几家美术馆和博物馆？在欧洲一个30万人口的城市可能就会有100多家博物馆，就算美国人、欧洲人也不会天生就对当代艺术欣赏、理解，但他们从小在这方面就会受到很好的教育，老师会带他们去看，告诉他们这是谁的作品，为什么要这样画……这里面是有一个文化发展主线在慢慢推进的，包括现代诗歌，如果没有人从小给你讲的话，你是不会理解的，而我们的教育体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没有太多的途



径去接触去体会。我觉得北京应该有1000个博物馆和美术馆，甚至都不够，这样才能让大众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现在一般城市里的老百姓可以说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大家脑子里只有钱的概念，有一部分人的硬件可能也确实达到了，有钱、有好车开、有好房子住，但是这些人的头脑里的思想和品位完全没有办法和他们的身份相匹配。

◎《生活速递》：您当时应该是受“八五思潮”影响比较大的一批艺术家之一，您对九十年代之后的艺术家发展有什么看法？

▲张大力：只是时代精神和思考方式已经确实不一样了。其实我自己看来人之间是没有代沟的，并不能用他们是几十年代的人这种方法来评判他们的思想，他们也有他们的社会责任和思想，只不过他们运用的工具和手段可能和我们是不同的。比如他们会运用DV、电脑等很现代的设备去创作，而这是我们不会做的，但我们是跨越了两个时代的人，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那个时候没有房子，没有车、工作室，很多困难是无法想象的。到了自由市场的时代，通过自己的奋斗可以得到很多，这都是我自己所经历的。九十年代的艺术家们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但我想他们有

他们的办法，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肯定会做的更好。

◎《生活速递》：艺术的创造是否来源于痛苦？

▲张大力：我的艺术是这样的，因为身为中国人，自身就带有一种痛，一种精神上的痛苦。

我通过做作品来解除我的痛苦，作品就是我疗伤的药。我把身边一些不被大家所注意的，或者别人经过了却不会被打动的东西重新拿出来，放在别人面前，让他们重新注意到，同时我也希望看到的人反思这种痛苦。

◎《生活速递》：中国的当代艺术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张大力：很长时间以来，很多人包括一些艺术家、评论家一直反对我，他们认为从目前社会的整体状况来说，艺术应该是表现美的。但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表现美或形式问题并不是艺术的首要问题。在中国的情况不可能是纯粹地解决形式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所以我做作品时无所不用其极，基本不考虑在形式发展逻辑上能解决什么问题，我解决的是精神上的阵痛。如果在解决精神阵痛的过程中不期而至地解决了形式

问题，我觉得那很好；如果不能解决形式问题，那就不要去关注它，不管。

◎《生活速递》：谈谈您对艺术的理解，什么样的艺术是被你所欣赏的？

▲张大力：最优秀的作品就是最简单的，你看它的时候会被很直接地打动，之后就会被感动，会思考、理解，这就是好的作品。如果一个作品需要你看大量的说明解读，那就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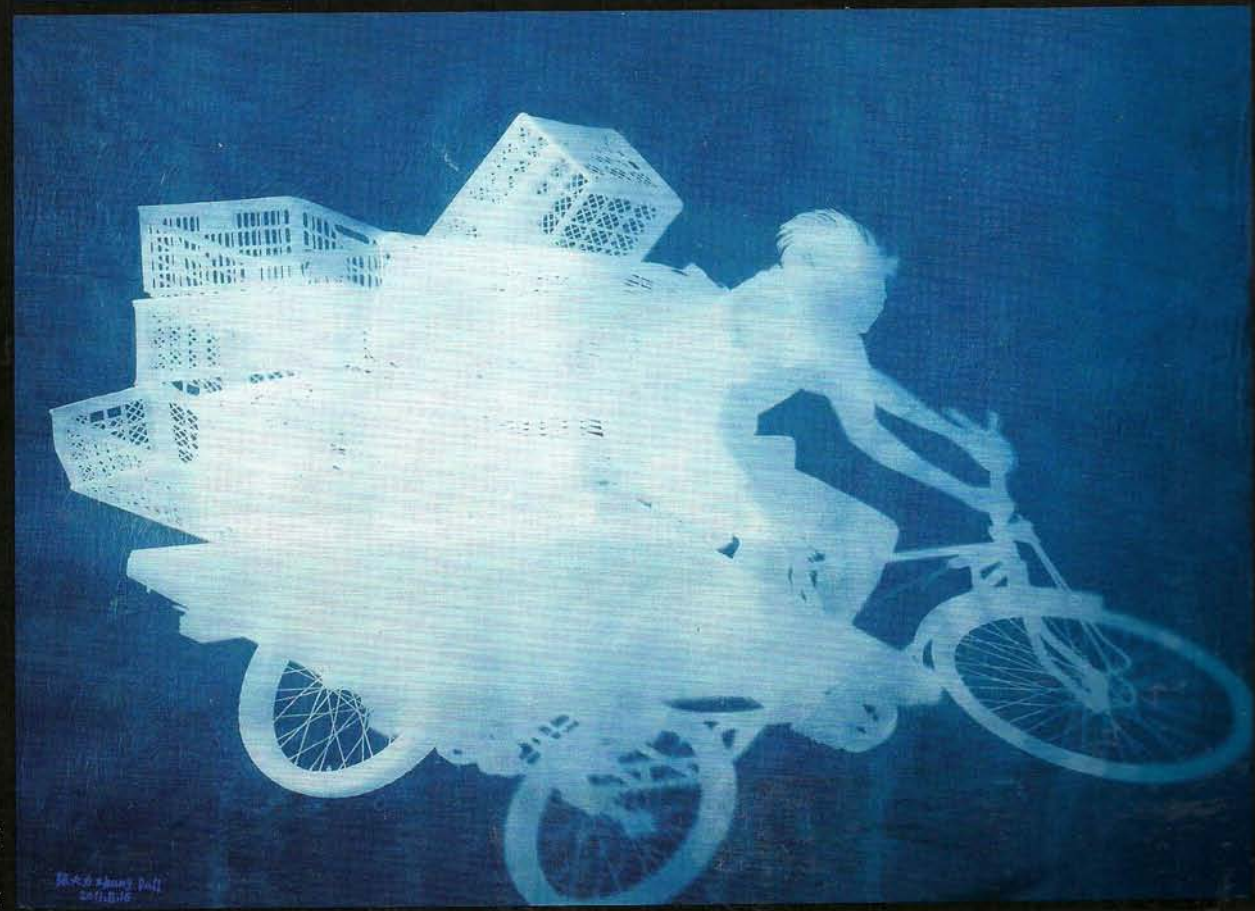
◎《生活速递》：您总是把艺术和责任联系在一起，那您觉得艺术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责任？

▲张大力：我要强调的就是，如果一个艺术家做的作品别人都看不懂，那就是不成功的，因为身为艺术家没有理由因为观者的水平低、不懂艺术就说他看不懂是活该。有些艺术家的作品是故意让人看不懂，或者说他没有能力让别人看懂他想表达自己心情的作品。艺术肯定是需要技巧的，并不是谁都能做出好的作品。中国的体制并没有让大部分的人真正接触到艺术。身为艺术家，不光是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更要有引导大众思考的责任。■

艺术的责任
张大力



张大力 Zhang Dali
2011.9.1



张大力 Zhang Dali
2011.8.16

上图：
《鸽子》
纯棉布蓝晒
下图：
《车夫》
纯棉布蓝晒